

生活語絲

吳康民

走進茶樓酒館，人聲混雜。有不少人在看手機，上網，也有一些人看報紙。看手機的是年輕人和少數中年人，看報紙的是老年人和少數中年人。總的趨勢，是看報的少，上網的多。

看手機，上網正在改變人們瀏覽新聞的途徑，獲取訊息的渠道。我的辦公室有四個人，只有我一個人在看報紙，其他三位青年人，都在上網看手機。我有時要找一些材料，也要依賴他們從網上取得。

中國社科院的一份報告顯示，去年全國互聯網媒體廣告收入，超過電視、報紙、電台、雜誌四類宣傳媒體廣告收入的總和。以往我們可以在公共場合，交通工具中，見到不少人在看報紙、雜誌，現在卻是人手一機，只有少數老年人，才會看報。

手機取替報紙

不少報紙已面臨讀者流失以至關門大吉的危機，有說手機已成為報紙的「掘墓人」。

因此，報紙如何掙扎求存，就必須在「芸芸眾生」中精心尋求自己的受眾，提供手機所不能提供的內容。使人們願意花錢購買、訂閱並仔細讀下去的紙媒。

但是現代人特別是青年人，講究的是「快」而不是「精」，即像當今流行即食麵一樣。潮流如此，奈何！

本來每天的報紙，都傳遞着最新的訊息，但自從有了電台和電視之後，新聞傳播便比報紙要來得快。到了人手一機之後，不用看電視聽電台，便從手機獲得最新的訊息了。

有人說，新媒體的興起，也許是把報紙辦得更好的良機，是報紙來一個深層次改革的時候了。話雖然這麼說，但正像寓言中的「龜兔賽跑」一樣，除非是兔子錯過了跑贏的機會，才會讓烏龜賽贏；否則，永遠都是靈活的兔子取得勝利。

琴台琴瑟

潘國森

即將告別二零一六年（歲次丙申），忽然想起一百年前的一九一六，是年為民國五年丙辰。這一年第一任大總統袁世凱與建國元勳黃興先後逝世，標誌着一個時代的終結。幾年前寫了一首七絕，詩曰：

元勳住世五旬間，鄂府孤軍守漢關。肇建新邦功第一，黃公偉績賽中山。寫這詩的背景要講解一下。事緣有小朋友在我的「部落格」（即網誌Blog，又譯「博客」）敬稱我為「老先生」，於是我便效法《鹿鼎記》的主角韋小寶，自稱「我老先生」。

黃克老逝世百周年

書中有韋小寶代康熙帝出家的情節，少林寺方丈晦聰自言不敢當他的師父，便代早已圓寂近三十年的師父收韋小寶為徒，於是韋小寶成為寺中晦字輩兩大高僧之一，其他僧人都是他的後輩。有一回，一位師侄敬稱韋小寶為「老人家」，韋小寶就自稱「我老人家」了。因為那個網誌原先以評論金庸小說為主題，於是乎許多事都要從小說中引經據典，圖個高興。

豈料另一位讀者卻偏說我年紀不夠大，不夠資格自稱「老」！反了，那時「我老人家」已過了「杖家之年」，還不夠老嗎？然後就即時想起黃公只活了虛齡四十三歲，因為一直領導反清革命，早年已同志敬稱他為「克老」。潘某人都活到「入伍」了，還不夠「老」嗎？

發式生語

商台DJ余肇發

不知道你上一次流淚是什麼時候呢？對於我自已來說，應該是一星期前，不是因為遇到一些不開心的、不愉快的事件，而是我們現在有很多機會可以在網上觀看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影片。

其中，上星期從手提電話收到一段發生在日本的結婚場面，內容是先看見一對女子正在一間餐廳晚膳，當她們在傾談的過程中，突然在附近的螢光幕播出一些人說的生日祝福語。

而在螢光幕前的幾位女孩，當中一個應該是接受祝福的壽星女，大家興高采烈地觀看這段短片；在餐廳內的其他人也掌聲祝賀，正當場面非常愉快時候，這幾位女孩突然跳舞起來，而正在用餐的女性便覺得很奇怪，但又欣賞的眼光看着他們手舞足蹈。另一個「突然」又出現，餐廳內本來是座上客的客人也逐一跳起舞來，這兩個女性便覺得很奇怪；之後，其中一個女性的男朋友在遠處跟着另外幾位男性也加入這場跳舞行列，這個女性只是覺得有點奇怪，為什麼餐廳內所有人及自己的男朋友突然出現一起跳舞，原來這個場面是她男朋友一早預設出來的，因為之後地上突然出現一張紅地毯，而這個男朋友跪在地上，旁人遞上一隻求婚戒指給他，這個女性立刻感動到哭起來。

驚喜的眼淚

在觀看這段影片的人也因為這個感動的場面可能像我一樣流下眼淚，因為有一個人能夠為自己悉心安排這個場面，藉着這個機會向自己心愛的人求婚，相信你也會被這個感動的氣氛所感染；而且原來這個求婚男，早在幾個星期前，專門到一間跳舞學校去學習這幾分鐘的舞蹈，為求能夠在這個求婚場面表演給自己的女朋友觀看。

在差不多日子，也看到另一段也發生在日本街頭的求婚場面，形式大致跟以上所說的差不多，看着女主角由不知道，到發現是自己的男朋友設計出來的求婚方法也大為感動，所以求婚的方式其實有很多。但近期便出現這個非常有創意的的方法，相信如果一個女孩遇上自己男朋友悉心安排的場面，也應該會說一句「我願意」，相信這種特別的求婚方法，很快便會傳到來香港。不過，香港人一向富有創意，可能有更多好的求婚想法，可以讓世界另外一些地方的人作參考，不知道各位女孩準備好了嗎？

在網誌發表此詩時，還加了個《黃克老小傳》：「黃公諱興，字克強（一八七三——一九一六），湖南善化人。中華民國建國元勳，民元前數師義師革命，身先士卒，不避兇危。武昌軍興，拜湖北軍政府臨時總司令，指揮民軍堅守漢口，漢陽隨月，力拒北洋勁旅，諸酋相繼獨立，清社遂土崩瓦解。肇造共和，草創民國，軍功以克老第一。故章太炎輓曰：『無公乃無民國，有史必有斯人。』」

拙詩本有「第一版」，曰：元勳住世四三秋，陽夏關防克老籌。肇造新邦功第一，黃公大號賽光留。詩用「下平十一尤」韻，陽指漢陽；夏指夏口，即漢口的舊稱。兩版第三句相同，因為這個格一、二、四句要押韻，需在修辭上斟酌。後來想起紫光閣是乾隆皇為功臣立像之所，黃公立的是推翻清室首功，比類不倫，遂改韻換詞如今。筆者學作詩，其實一直用粵曲韻，十一尤對應「優遊韻」，十三刪對應「闌珊韻」。起了草稿才回頭去查是否合「平水韻」，這樣不是「玄門正宗」的方法，卻是省時省力。

新「老殘遊記」

時光如白駒過隙，轉眼之間，老殘上一次遊歷濟南距今已經一百多年了。聽說這些年濟南巨變，老殘心裡癢癢的，迫切想故地重遊，看看當年《老殘遊記》裡寫過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景，還有嗎？特別是「家家泉水、戶戶垂楊」的獨特風光，現在還能看到嗎？

想到這裡，老殘不顧年事已高，在曾孫輩的陪同下，乘高鐵，到濟南站，直奔大明湖。當年遊大明湖，老殘記得是「步行至鵲華橋邊，僱了一隻小船，蕩起雙槳，朝北不遠，便到了歷下亭」。如今，大明湖怎麼比當年小多了？想僱小木船也僱不到了，好在護城河已經通航，就乘上畫舫駛入大明湖，剛一上船，老殘真有點不習慣，哪有自己划木槳泛舟那樣有情趣？但靜下心來後，漸漸感受到，乘畫舫遊大明湖才是一種享受：一邊品着濟南自產的清茶，一邊透過船窗，瀏覽湖光山色，又省力、又愜意，享受着乾隆帝巡視濟南都未必享受過的待遇，感到此生足矣！

當年遊濟南是秋季。老殘依稀記得，當時的第一印象是「一路秋山紅葉，老圃黃花，頗不寂寞。到了濟南府，進得城來，家家泉水，戶戶垂楊，比那江南風景，覺得更為有趣。」都說秋天是濟南一年四季中最好的季節，這次來得太遲了，已經是隆冬季節。正當老殘心裡糾結的時候，忽覺得眼前豁然開朗，畫舫到了煙波浩渺的大明湖。環顧四周，沒有北方冬季萬木蕭條的那種景象，或許是泉水滋潤、小氣候適宜的原因，環湖岸柳依然碧綠，柳枝垂拂水面，給人以冬日如秋的感覺。遊船經過一片荷塘，只見一隻鸕鶿站在一枝荷莖上，猶如一幅水墨畫，這真是：殘荷點點默無語，勝似丹青繪詩魂，冬日賞荷韻味特，芳心入夢待明春。大明湖的冬天，依然如詩似畫，與秋日一樣迷人。

老殘記得，當年「到了鐵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見對面千佛山上，梵宇僧樓，與那蒼松翠柏，高下相間，紅的火紅，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綠的碧綠……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裡，顯得明明白白。那樓台樹木，格外光彩，覺得比上頭的一個千佛山還要好看，還要清楚。」這次到大明湖北岸，看湖面，怎麼睜大眼睛，使勁眨，使勁揉，都朦朦朧朧看不真切。老殘心裡很糾結，要說自己老了、視力退化了才看不到「佛山倒影」吧，好像也不完全是，千佛山與大明湖之間矗立的那麼多高樓大廈，怎麼隱隱約約地能看到了呢？尤其是大明湖西南岸不遠處的濟南第一高樓「綠地中心」，看得真真切切，到底是自己老眼昏花，有眼看不見「佛山倒影」？還是大明湖南岸與千佛山之間高樓太多，遮住了「佛山倒影」

自助洗衣各有原因

我最近也得每周一次去自助洗衣場洗衣，因為在佛羅倫斯的寄宿學校沒設洗衣機。佛羅倫斯的自助洗衣場很多，我學校附近的「家」也是廿四小時營業，而且很旺。我很好奇什麼人需要這服務？見到來洗衣的什麼人也有，有外國人、有本地人，有推着嬰兒車的婦女，有拿來大件床單衣物的，各有所需。其實歐洲不流行晾曬衣物，都習慣用乾衣機。付不起昂貴的價錢和電費的，洗衣場是好幫手。

娛樂至死的溫水蛙

在佛羅倫斯的寄宿學校沒設洗衣機。佛羅倫斯的自助洗衣場很多，我學校附近的「家」也是廿四小時營業，而且很旺。我很好奇什麼人需要這服務？見到來洗衣的什麼人也有，有外國人、有本地人，有推着嬰兒車的婦女，有拿來大件床單衣物的，各有所需。其實歐洲不流行晾曬衣物，都習慣用乾衣機。付不起昂貴的價錢和電費的，洗衣場是好幫手。

自助洗衣各有原因

自助洗衣各有原因

自助洗衣各有原因

自助洗衣各有原因

自助洗衣各有原因

中國人的「人情包袱」

中國人的「人情包袱」

中國人的「人情包袱」

中國人的「人情包袱」

中國人的「人情包袱」